

似水流年

被推荐的夏天计划

鲁迪

早上醒来,看见手机上留言:鲁迪好。今晚失眠了。

时间是凌晨2点多发的。

忘了这位微友是什么时候加的,看他偶尔发圈,多跟文学有关。但平时几乎没有互动。

过了段日子。那天早上,他又发来微信:“鲁兄好!”

8点多已经醒了,于是也回复了问好。

他说:“有个写作计划,欢迎兄参与支持!”

发来的是他公众号上的招生信息,大意是付费写作指导,指定时间内交几篇文章,他做点评修改。会推荐但不保证发表。

后来有天早上,我在书房写完文字,盖上笔记本电脑的瞬间,突然想起父亲送我的一本写作书,于是在书柜里找了起来。

那年我十八九岁,对第二天要出差的父亲交待买书,只说要能提高写作水平的。父亲回来后送给我这本《写作技法举要》,书很厚,也很枯燥,讲的是理论知识。当时我翻看了几页,便没有兴趣读下去了,远不如他平时买来的那些国内外小说和历史传记好看。

我参加工作后,积攒的零花钱除了买衣服,便是买书。有次,从一本杂志上看到写作函授的广告,从邮局汇了十几元过去。不久收到印刷的刊物和信,这位老师对我寄过去的作品作了认真点评。信上的字迹利落好看,写的意见洋洋洒洒,非常真诚中肯。后来他们要出一本学员作品集,但要交钱。

收到那本印有自己名字的书后,我开心极了。那时还没有手机,不像现在可以发微信朋友圈。我拿给亲人看,他们不知道我交了钱,也很为我高兴,觉得我有写作天赋。

现在回过头来看,年少和年轻时做的事,不管对与错,都是一种经历。

青春期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,看书,写字,玩耍,或无所事事。那时并没有目标,只喜欢沉浸其中的感觉。周围有了一些同样热爱写作的朋友,大家似乎也没有一定要成为大作家的雄心,只是当做一种爱好。

有一年,经朋友相邀,参加了类似写作训练营的活动。我们的计划是要通过这种训练让自己发表更多的作品。这个训练营看起来比较正规,指导老师在全国也算有些名气。我当时选择了一位平时发表量比较大的老师。不久,我交了第一篇作业,写的内容跟医学有关。他看后评论,说我的医学知识有偏差,这样写会误导读者,还会引来不好的后果等等。我当时有点震惊,因为写之前我查了几本医学书,也去网上查了不少资料,确定后才下笔的。我认定这位老师也不懂,但没有跟我一样去查资料却做出了结论。当我把拍的照片发给他时,他无言以对。

那位喊我“鲁迪兄”的微友,让我想起这些事,也是有感而发。当然,我非常尊重每一位凭实力立足、靠笔耕谋生的写作者,也不乏有经过类似训练得到成长和进步的人。每个人的文学特质不同,遇到的指导老师也风格迥异,各有千秋。

写作经年,越来越觉得,这是一场孤独的修行,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孤舟,所有的风浪和挑战,终究需要自己在独自前行中逐一闯关。如果没有下定走这条道的决心,以及那份近乎偏执的热爱,一般人是很难以坚持下去的。世上的一些成功者,除了天赋,都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执着。他们能耐得住寂寞和辛苦,并在漫长的沉寂中积蓄力量。

完成一本书稿后,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作。在网上买了一些喜欢的书,看着看着,会禁不住跟身边的人感叹:唉,人家写得可真好!晚饭后,有时就去海边吹风,听树叶窸窣,看飞机掠过天空。日子在平静中缓缓流淌。

一年四季中,我觉得夏天不是最好的季节。但每一个细数的日子里,会藏着意想不到的希望和惊喜。我静静等待,也慢慢遇见。

生活滋味

成为自己的月亮

朱勤



天气闷热,夜晚,我在海山公园的时光隧道里来回跑步。

那是个由以前部队挖掘的防空洞改建的位于半山腰的山体内通道,配上现代的灯光和投影,有种跨越光阴的感觉。

从海山公园火炬处开始跑,通道呈上坡状,到达朝向茅岭方向的出口后再返回。如此,跑了8个来回后,已经非常疲惫。再次从茅岭方向的出口出来时,已是夜间8点半左右。忽然发现出口附近的复兴号高铁列车车头模型里居然还亮着灯。灯光是橙黄色的,有种温暖的、亲切的感觉。

这个列车头模型是个咖啡吧,我从来没进去过。今晚已完成运动量,想着反正还营业着,进去看看吧,算是对自己坚持运动的奖赏。

踏上几级台阶,步入“列车头”内部,发现空调开得很足,十分凉爽,迎面而来的是个小书架,上面摆放着些很有特色的书籍。老板娘的声音在旁边恰到好处地响起,回头一看,吧台的后面,是个妆容精致的美女。

她询问我是否在夜色里跑马拉松,现在

是跑完了还是打算休息一会儿继续跑,然后向我推荐了她这里提供的饮料和甜品。我对她自制的柠檬水很感兴趣,于是她让旁边的助手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鲜柠檬,开始拿出刀将之切片,放入玻璃杯,加水 and 冰块。

不一会儿,一杯透明的加入鲜柠檬片的饮料,被插上绿色的带着奶黄色棉花糖的吸管,送到了我面前。可能是刚运动完的关系,感觉这是我品尝过的最鲜的柠檬水。

老板娘是外地人,平日里有其他的工作,在这里开咖啡吧完全是因为兴趣,顺便挣些钱。而她的助手——一身黑衣的中年男子是本地人,居然还手持玻璃杯喝着冰黑咖啡。原来,他也是咖啡控。我说这个点喝纯黑咖啡,不怕影响晚上的睡眠吗?他摇头,说是早已对咖啡免疫。

“列车头”内部,模仿真实列车,安放了两列座位,每张桌子上放上美丽可人的花朵。尽头的墙壁上,挂了很有意境的油画。左边一幅画的是阳光明媚的下午,有轨电车拖着长长的“辫子”从街道上缓慢驶过,街边是热闹的店铺、芬芳的花朵和三杯咖啡。一杯装在纸杯里,另两杯是装在瓷杯里放在托盘上;中间的一幅是个阳光下开启的窗台,镶嵌着玫红色花朵的藤蔓在窗台的上方萦绕,窗边的外墙上钉着的木架上放着酒瓶,窗外两把椅子放在一张摆放着花盆的小圆桌的两旁;右侧的画里,小镇的街道夕阳西下,两杯咖啡放在露天的桌上,正对着一辆朝向桌子停着的皮卡。

这些画的意境是如此美丽而宁静,我不禁拿起手机开始拍摄,男助手替我拧亮了灯光,说是方便我拍照。老板娘静静站在一边,待我拍完后,介绍我步出列车车厢,拍摄外墙上的一处霓虹招牌,说是很有特色。鹅黄的灯光底色衬着黑色的字体:“成为自己的月亮(Be your own light),在每一个黑暗的时刻为自己发光!”

心灵隽语

给人生做断舍离

任佩飞

前两天陪远方来的朋友去普陀山礼佛,坐公交车下车的时候,身上的雨伞、水杯噼里啪啦地全掉了。弯腰捡拾的那一会,朋友打趣说,都是一堆东西,带着累,不带好好像又不行。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人生道路上,带着多少东西,看似有用又似无用,人生过得又累又烦,是时候给人生做减法,做个断舍离了。

上周末整理微信好友,发现十多年前的同事的二舅妈的广场舞队友还躺在我的列表里。更离谱的是,我们三年来唯一的互动,是她让我给她拼多多砍一刀。

现代人的社交焦虑,堪比松鼠过冬囤坚果——总觉得多认识一个人就多一条路,结果通讯录里躺满了“见过一面的王总”“电梯里聊过两句的李姐”。有次我妈突然问:“你那个做保险的小学同学最近没联系你?”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:“妈,那是快递小哥,他说兼职卖保险时,我顺手存了备注。”

后来我狠心删除了100多个“僵尸好友”,手机内存居然大了好几个G。更神奇的是,生活丝毫没受影响,反而少了很多“在吗?帮我砍一刀”的灵魂拷问。现在我的社交圈精致得像米其林餐厅,人数不多,但每一个都能在我发“我饿了”的时候,精准甩来外卖红包。

去年双11,我对着满屏的“五折优惠”陷入沉思:我真的需要买30片面膜吗?毕竟我上个月买的20片,现在还在抽屉里当书签用。衣柜里永远缺一件衣服,但永远有三件没摘吊牌的衣服;化妆台上摆满了“网红推荐”,但常用的还是那支15块的润唇膏;厨房的料理机

号称能做80种美食,实际上它的主要功能是积灰;买的泡脚桶,买来时新鲜了几天,过几天又躺那占地方,扔掉又觉得可惜。

现在我学会了“购物冷静期”:但凡不是马上能用的东西,先放进收藏夹。结果发现,90%的宝贝在三天后就失去了吸引力。就像那次看上的按摩脸部的仪器,冷静期过后才想明白:我连每天洗脸都马马虎虎,还指望用它按摩穴位?

我们总把“充实”和“忙碌”画等号,好像一天没排满行程就是浪费生命。有次,我跟风给孩子报了画画班、跆拳道课、舞蹈营,结果每个周末比上班还累。最绝的是画画课,画的向日葵被邻居家小孩当成了抽象派南瓜。

后来我精简了日程表,把“必须做”和“可做可不做”的事分得清清楚楚。现在每周二晚上雷打不动是“发呆时间”,就坐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看,居然治好了我的多思多虑。原来适当的“无所事事”,比塞满行程表更治愈,就像手机需要清理后台,大脑也需要定期重启。

其实人生就像手机内存,你存的垃圾越多,运行速度就越慢。那些没必要的社交、用不上的物品、多余的情绪,就像手机里的缓存文件,看似无害,却悄悄拖慢了生活的节奏。

现在我终于明白,所谓给人生做减法,不是要变成苦行僧,而是把腾出来的空间,装满真正让自己开心的东西。毕竟,人生不是收纳大赛,没必要把所有东西都塞进来证明自己过得很好。有时候,空着的地方,才能照进阳光啊。